

情康巴

qingguan Kangba

陈焕仁
著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Kangba Qingyuan
康巴情缘

陈焕仁 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康巴情缘/陈焕仁著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03
ISBN 7-5411-2212-2

I. 康... II. 陈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57404 号

康巴情缘

KangBa QingYuan

作 者 陈焕仁

责任编辑: 林文询 蒋东雪

封面设计: 任兆祥

版面设计: 邓小林

责任印制: 龙小龙

责任校对: 韩 华等

书 号: ISBN 7-5411-2212-2/I·1865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字 数: 208 千

印 张: 10

版 次: 2003 年 8 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03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出版发行: 四川文艺出版社(成都盐道街 3 号)

电 话: (028)86666700[发行部] (028)86662959[编辑部]

邮政编码: 610012

http: //www. scwys. com

照 排: 成都华宇电子制印有限公司

印 刷: 四川省卫干院印刷厂

定 价: 18.00 元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, 举报有奖。举报电话: (028)86636481 86241146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工厂调换。电话: (028)87438866

目 录

第一章 遥遥西去路 / 1

在遥远的西部，有一个英雄的民族，他们是格萨尔王的子孙，那就是中外闻名的康巴藏族。他们额头上写满了古老的历史，血管里响彻奔腾的马蹄，世代代骑着高大骏马，任凭冰雪风暴四处闯荡，心中永远装着纯真的爱情。

第二章 他们播种了爱情 / 31

没有到过康巴的人，不晓得康巴有多么遥远。只有到过康巴的人，才知道康巴是多么美丽与神秘，才会体味到康巴女子的能恨能爱。

第三章 遥远的香格里拉 /63

那个年代没在扎克木生活过的人，不会理解当年扎克木怎么会有那么一种生活，更不会懂得，在那个特殊年代和特殊的环境中，到底应该如何做人。

第四章 离奇的婚变 /101

我既然以身相许，他的忧愁就是我的忧愁，他的欢乐就是我的欢乐，他的道路就是我的道路。没有精神结合的婚姻，不过是庸俗的契约，生锈的链条，互相的折磨……

第五章 绿色恋歌 /141

我向你走来，捧着一颗真心；

我向你走来，沐着一路风尘。芸芸
众生芸芸心，人人心中有真神。不
是真神不显圣，只怕半心半意人。

第六章 没有翻不过的雪山 /179

黑色的土地我用身子量过，白
色的云彩我用手指数过，陡峭的山
崖我全都攀上过，平坦的草原我像
经书一样翻过，没有翻不过的雪
山，没有蹚不过的河流。

第七章 古寨幽梦 /214

啊，阿妈！你是儿女心中的太
阳！你头顶堆满白雪，腰弯成一道
山梁，你每天摇着经筒，一心为儿
女祈祷吉祥。



第八章 婚礼与血案 /268

有一个美丽的地方，人们都把
它向往，那里四季花香鸟语，那里
没有痛苦，那里没有忧伤，它的名
字叫香格里拉，传说是神仙居住的
地方，它就是我们未来的家园。

后 记 /310

第一章 遥遥西去路

在遥远的西部，有一个英雄的民族，他们是格萨尔王的子孙，那就是中外闻名的康巴藏族。他们额头上写满了古老的历史，血管里响彻奔腾的马蹄，世代代骑着高大骏马，任凭冰雪风暴四处闯荡，心中永远装着纯真的爱情。

我当年又是写申请，又是表决心，要求到康巴去，决心书上虽然写的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，到艰苦地方去，到边疆去，到少数民族地区去，实际却是对文革的折折腾腾早生厌倦，一心想离开北大那个是非之地，尽快逃离文革中北京这个政治漩涡中心，远远地逃到人间乐园香格里拉，

去寻找那消失的地平线。

我到刘小雪家去，看她准备得怎样了，却在那儿碰上了斯朗泽仁。

刘小雪家在燕南园，她爸刘越是北大有名的教授，刘小雪是北大有名的校花。燕南园是北大的园中园，一道围墙将它跟整个校园隔开，围墙上爬满了青藤，园内古树参天，林中露出一座座小楼的尖顶。我走进林中那座小楼，宁静的小楼分为上下两层，底层有个宽敞的客厅，屋内家具古色古香，墙上挂着康巴风光照，地上铺着地毯，客厅里堆放着捆好的行李，斯朗泽仁正与刘小雪在屋里忙着。

刘小雪带我上楼见她爸，楼上是一个很大的书房，书房里全是顶天立地的书架，书架上横七竖八塞满了书，简直像个新华书店。书房外有个露天平台，古树的枝丫伸到平台上，枝丫下有一把躺椅，刘越正躺在上面聚精会神地看书，听说我跟刘小雪同去康巴，他高兴得立刻从躺椅上站起来，滔滔不绝地向我说开了康巴。

刘越兴奋地对我说，那可是个美丽神秘的地方啊！那里世世代代生活着康巴藏族，康巴藏族是格萨尔王的子孙，额头上写满了古老的历史，血管里响彻奔腾的马蹄，世世代代骑着高大骏马，任凭冰雪风暴四处闯荡，心中永远装着纯真的爱情。

刘越同时告诉我，美国《国家地理》杂志记者洛克，从1922年到1931年，长达十年在康巴考察探险，在那里发现了佛经里记载的人间乐园香格里拉，他的报道轰动了全世界。英国作家希尔顿以香格里拉为背景，创作了长篇小说《消失的地平线》，一举成为全世界的畅销书，很快就

在好莱坞拍成电影，电影插曲《美丽的香格里拉》从此在全世界广为传唱。

刘越还告诉我，康巴一直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，那个年代前前后后，世界各国学者、文人、探险家与旅游者，不顾康巴山高路险，克服千难万苦纷纷到康巴探险考察。刘越当年在欧洲留学，就是看到洛克的报道和读了希尔顿的小说，回国就立刻奔赴康巴，从此将全部心血与情感倾注在研究神秘的康巴上。但是由于种种原因，至今人们仍然没有撩开康巴的神秘面纱。

“你到康巴之后，首先赶紧替我弄清，斯朗泽仁那个藏文老师仁嘉丹珍，是不是当年一直陪我考察的那个女翻译。”刘越同我们一起下楼，取出一条红头巾交给刘小雪，要刘小雪带给那个女翻译，他深情地说：“几十年来，我一直在打听她，可是她一直渺无音讯！”

我悄悄向斯朗泽仁打听，刘小雪的妈妈怎么不在？斯朗泽仁小声告诉我，早在刘小雪上中学那年，她爸就跟她妈离了婚，从此父女俩相依为命。我笑着悄悄地问斯朗泽仁：“你是不是在跟小雪恋爱啊！你为啥对小雪家啥都知道？”斯朗泽仁满脸通红连忙否认：“她是天上的仙女，我是草原上的牛场娃，那么多高干子弟追求她，她都没有答应，她怎么可能看得起我这个藏胞？”

刘小雪将那条红头巾，她爸的一些书和资料卡片，一大堆手稿，一一放进箱子里。一切收拾停当之后，我和斯朗泽仁离开了小楼。

从毛主席塑像广场出发，刘越来为刘小雪送行。广场上到处都是送行的人，刘小雪抱着刘越的肩头呜呜哭着。刘越紧紧抱着刘小雪，轻轻地拍着刘小雪的背，不住地安慰她说：“没什么，会适应的，爸爸相信你！”工宣队喊大家赶紧上车，我们站在敞篷汽车上，刘越站在车下不停嘱咐刘小雪：“到了之后，立刻给我写信！”刘小雪哭着说：“爸，你多保重！”

坐了两天两夜火车，我们从北京到达成都，住在成都草堂招待所等车，省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对我们进行民族教育。终于找到两辆运送盐巴和煤的大货车进康巴，我们就将行李放在盐巴包子和煤块上，各人坐在各人的行李卷上，跟一批分去康巴的大中专毕业生搭乘两辆大货车，踏上了遥远的西去康定之路。

汽车驶入了川西平原，正是春光明媚时节，整个川西平原，麦苗青青，菜花金黄，翠绿的竹林之中，不时露出座座茅草房院落，院落四周的竹林中，偶尔可见几只小鸡在觅食，黄绿相间的川西平原，春意融融，一望无涯，春水在纵横交错的沟渠中汨汨地流着，几只鸭子在水中嘎嘎叫着，不时从院落中跑出来只大黄狗，冲路过的汽车吠着。

来自北方的贺小梅，从没见过南方春天如此美，她手中的小提琴交给刘小雪，突然从车上站起来，冲着后面那辆车喊道：“同学们，我们唱支歌吧！”两车学生心情激动地热烈鼓掌。贺小梅站在摇摇晃晃的汽车上，打着拍子

起了个头：“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，预备，唱！”两辆车上的学生合着她的节拍，一齐唱了起来：

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，
哪里需要到哪里去，
哪里需要哪安家……

头一曲歌声刚落，贺小梅又指挥我们唱《毛主席的光辉》。大家刚刚唱完，她又指挥我们唱《在北京的金山上》。一路上，这首唱罢那首又开头，唱罢一曲又一曲，歌声此起彼伏，在荡漾的歌声之中，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春光明媚的川西平原。

汽车过了雅安，前面的山越来越高，天越走越寒，近处是满目的青山绿水，远处是延绵不断的崇山峻岭，山上很少看得见人和房屋，汽车上的歌声渐渐少了，我们融进了醉人的绿野之中。

汽车进入天全境内，一直在一条苍翠的河谷中前进，两岸青山高耸入云，透过头上的一线天，天上漂浮着朵朵白云，从两岸山上绿林中，不时奔出一条白花花的山泉，从高天上飞泻而下，哗哗啦啦摔得粉碎，银色的瀑布将脚底下奔腾不息的河水与高天连了起来。

汽车上再也听不到歌声，人人都在静静地观赏风景。

汽车一直在河谷中的一条公路上爬行，公路是从陡峭的山崖上开出来的，公路下面是奔腾咆哮的江水，江水卷起千堆雪白的浪花，酷似一条白龙从绿野中窜出来，以势不可挡的气势，冲破层层叠叠山岩的阻挡，流入身后的河

流之中，两面山上只见树林不见房屋，大半天也不见啥人烟，山谷中除了汽车的嗡嗡声，就是哗哗的山泉声，江水发出阵阵动听的咆哮，山崖上的公路弯弯曲曲，像一条蛇似的盘旋在半山丛林之中，坐在车上颠得不行，我们全都瞪大两眼望着车外，不时发出一阵阵惊叹。

天渐渐地黑了，汽车亮起了车灯。过了飞仙关不久，在深山峡谷之中奇迹般地出现一个小镇，镇上全都是木板吊脚楼，到处游动着穿长衫包白帕子背背篓的山民。我不禁睁大两眼忙问，前面是啥地方？斯朗泽仁回答，那是天全县城。一听天全县城到了，全车的人都兴奋得不得了。

汽车在街边停住，司机跳下车来宣布：“今晚就在天全过夜。”我们全都下车住旅馆，街上很少看到行人，站在旅馆前一眼就将全城看完了。张向东幽默地对我说：“县城哪家炒回锅肉，全城肯定都闻得见香味。”刘小雪却说：“我看我爸的书上说，天全历史上是内地与康巴的重要通商口岸，内地汉族商人将盐巴茶叶运到这里，交换藏族商人从高原上运来的虫草、贝母和兽皮。高原上的藏商，不少人不知道成都，但都知道有个天全。”

我们正在小旅馆吃饭，突然闯进一个叫花子模样的年轻人，穿着脏兮兮的衣服，看上去十八九岁，满口河南口音，站在我们面前一个劲儿地作揖说：“大哥，大姐，行行好吧，我从河南到扎克木去找俺爹，俺钱坐火车老早用光了，俺是从成都走到这里的。大哥，大姐，行行好吧，让我搭搭你们的车……”看到他那个熊样儿，张向东站起来生气地吼道：“快走！快走！再不走开，我们叫人将你抓起来！”年轻人见张向东那么凶，吓得赶紧出去了，抱头独自

蹲在街边流泪。

看到他实在可怜，刘小雪丢下饭碗出去细细问明具体情形，回来对张向东说：“我问了问，他是从河南农村来的，他说他爸是扎克木的部长。看他那个老实巴交的样儿，完全不像是个坏人，怪可怜的，就让他搭我们车吧！”张向东叫斯朗泽仁与他一道出去了。

“你爹在扎克木哪个单位？他叫啥名字？”两个人来到青年人面前，张向东像审讯犯人似的问。

“他原来在县委，现在不晓得在啥单位。”青年人立刻站起来，恭恭敬敬地回答。

“他叫啥？”斯朗泽仁的家乡就是扎克木，他对那里非常熟悉，于是接着问。

“他叫张定康。”青年人一直站着老老实实回答，连头也不敢抬。

“县委宣传部过去倒是有一个叫张定康的人，好像还是副部长，”斯朗泽仁回头对我们说，“他挺老实的，不像是坏人。”

“你叫啥？”张向东又问。

“我叫二虎。”青年人回答。

我们回屋紧急磋商，都觉得二虎不像坏人，经过紧张认真的讨论，张向东去向二虎宣布同意他搭车，二虎感动得“扑通”一声跪在张向东面前，泪流满面地连连磕头作揖说：“我今生今世也忘不了大哥大姐的大恩大德！”刘小雪赶紧将二虎扶起来，又掏钱和粮票叫他去吃饭，帮他写了旅馆。

从睡梦中醒来，我们摸黑一一爬上车，司机问了声：“车上有没有无关的人？”刘小雪将二虎挡在身后，我们一齐回答：“没有。”天亮之前，汽车离开了天全县城。

直到天亮才发现，汽车已经钻进了高山深谷之中，四面是望不到顶的高山，山上云雾缭绕，脚下的河水奔腾咆哮着，汽车一直在陡峭的崖间公路上小心翼翼地爬行，坐在敞篷汽车上，趁着晨光往外看，有如在悬崖绝壁间作飞车表演，简直不敢往脚下看，偶尔好奇盯上一眼，心就“咚咚”直跳。早晨从天全上车，我们统统披着棉大衣，穿上了棉裤，阵阵山风吹来仍然非常冷。我们互相依偎着，张向东大声骂道：“把他妈分配到康巴当成了流放！”我却对他说：“总比留在北大那个是非之地长年折腾好！”

天完全亮了，前面显出一座青葱翠绿的高山，山腰里飘着浓雾，看不清云雾之上，山究竟有多高，林到底有多深，坐在车上根本就望不到山顶，漫山遍野都是茂密的树林，悬崖间树丛中不时飞出一道道山泉，有如银河落九天。路越来越险，越来越滑，山越来越高，贺小梅依着刘小雪问：“你有没有升天的感觉？”刘小雪含笑回答：“到了香格里拉，我们人人都会成为神仙！”我同她们开玩笑：“香格里拉没有白骨精吧？”贺小梅给我一巴掌：“香格里拉全都是好人，哪有你这个牛魔王！”大家嘻嘻哈哈地笑着。

“这是啥地方？”张向东惊奇地问斯朗泽仁。

“开始爬二郎山了！二郎山是进入康巴的东方门户！”

斯朗泽仁望着山上回答。

我仰望二郎山腰那乳白色的云雾，那瞬息万变的云彩，我问刘小雪：“你爸把香格里拉说得那么美，再美也不过就是这种景象吧？”斯朗泽仁却说：“你还没迈进康巴的门呢，这才是二郎山脚下。”贺小梅激动地问大家：“你们听过《歌唱二郎山》那首歌吗？”好几个人都说没听过，她于是和刘小雪一齐唱了起来：

二呀二郎山呀，
高呀高万丈，
枯树荒草遍山野，
巨石满山冈，
羊肠小道难行走，
康藏交通被它挡，

……

在二郎山脚下一个叫烂池子的地方，我们停车吃了早饭，汽车又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公路，向天上爬去。山腰一派雨雾蒙蒙，汽车久久地在雨雾中爬行，公路上满是泥泞，虽然汽车挂了防滑链条，仍然像高空走钢丝一样。山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陡，越来越险，气候也越来越冷，汽车越爬越慢，渐渐地钻进了茫茫的云雾之中。我们久久地在浓雾之中，再也看不清脚下的路，也不晓得四围究竟是个啥样，只觉得片片雪花飘进车来，连后面那车也看不清了，只听得浓雾中传来隆隆声。气候不知不觉就变成了冬天，我们裹紧身上的棉大衣，昏昏沉沉地坐在车上，真不知自



己是人还是仙，将会腾云驾雾飘到哪里。

汽车在云雾中慢慢地爬着，一支军车车队从云雾中冒出来，它们首尾相连，在湿滑的公路上摆下一个长蛇阵，我们的汽车只好停在狭窄的路旁等待，一直等到长长的军车车队过去，我们的车再继续前进。

随着山势升高，云雾越来越薄，汽车从云雾中钻出来，又进入了风雪之中，山上的风越来越大，雪越来越密，到了半山之上，漫山遍野白雪皑皑，满是苔藓的枯树残枝上挂满冰柱儿，林中地上的雪更厚，公路上也是很深的冰雪。我们虽然在北方生活多年，早已见惯了冰封雪冻的世界，看到山上这别样的冰雪世界，还是惊叹不止。偶尔有汽车迎面过来，不时也有汽车从后面超过去，我们的两辆汽车，始终相跟相随，与来往车辆相遇之时，我们的汽车就谦恭地停下来，礼让对方先过去，先过去的汽车总要轻轻地鸣一声喇叭，算是对我们礼让的谢意。

公路像一条蛇，在冰雪覆盖的山间盘旋，从这座山爬到那座山，又从那座山爬到这里，我们的汽车就一直沿着之字形的山道盘旋而上。悬崖上夏日的瀑布，早已冻成道道冰川，活像一座座冰帘洞，汽车就从一个个冰帘洞中穿过，四面山上再也见不到别的颜色。阳光下银色的冰川世界，比神话世界还美。

汽车穿云破雾爬雪卧冰，用了好几个小时，才从山脚爬上山顶。我们都站在山顶上，云雾从我们脚下飘过，一个个全都成了云中君，二虎衣衫单薄冻得发抖，斯朗泽仁把大衣披在二虎身上，他与刘小雪紧紧裹着同一件大衣。

司机将汽车停到一块空地上，披着大衣赶紧跑到一旁，